

# 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化 及其对外影响

俞新天

**【内容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中产阶级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其影响广泛而深刻。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持续萎缩，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断恶化。由此引发的对外影响是：保护主义取代自由开放，排外主义取代包容融合，政治右倾趋势加剧，进而使地缘政治更趋复杂。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持续增长，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他们信心倍增。但是，快速现代化造成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使这一群体具有脆弱性。这推动了全球化、市场化及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根据目前相对短暂的历史实践，全球中产阶级的对外影响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出现新的交集和相互认知的变化，既有趋同的前景，也面临冲突和矛盾。二是民族主义将成为中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将深刻影响各国的战略与政策制定，其正负效应并存。三是全球中产阶级在世界发展愿景上的看法出现分化，不仅各国国内存在不同观点，而且各国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显著，短期内难以统一，需通过长期对话、交流与合作来寻求共识，以避免冲突与战争风险。

**【关键词】** 中产阶级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K901.4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5)01-0001-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501001

中产阶级，也被称为中产阶层、中间等级、中等收入人群等。近代以来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论述颇丰，特别是马克思及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有巨大贡献。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阐述当代中产阶级面临的新问题，因此在定义上就采纳已形成共识的观点。中产阶级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收入颇丰、生活优渥，大多从事非体力劳动，受过较好教育。一些研究机构把人均日收入 10 美元以上者划归为中产阶级，或者说脱贫即代表进入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包含着极其广泛的阶层，其下层、中层和上层之间在收入和生活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的研究集中于中产阶级变化对各国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但是，其现在及未来的影响将溢出到国界之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本文将分析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衰落的原因及其对外影响、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兴盛的特点及其对外影响，探讨全球中产阶级对外影响的趋势，为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现象提供参考。

## 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衰落及其对外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形成了“纺锤形社会”，即极富有者与贫困者皆为社会少数，而中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主体。进入 21 世纪之后，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巨变，西方中产阶级已经并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了以下新特点。

### （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持续萎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在 2019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经合组织国家中产阶级家庭比例从 64% 下降到 61%。<sup>①</sup>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则在 2015 年发布研究结果称，在 1971 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总人口的 61%，而 2015 年

---

<sup>①</sup> *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 OECD, May 1, 2019, p. 47,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under-pressure-the-squeezed-middle-class\\_689afed1-en.html](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under-pressure-the-squeezed-middle-class_689afed1-en.html).

已降至 50% 以下。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 年，月净收入为 860—1 844 欧元之间的德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66.5%，而 2009 年则降至 61.5%。<sup>①</sup> 德国经济是欧洲国家的缩影。更为突出的是，一向以社会和谐、分配均匀著称的日本，也因连年经济低迷而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瓦解。早稻田大学的筱崎武久教授和日本劳动政策研修机构的高桥阳子研究员提出，1985 年，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的比例为 63.9%，2018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58.1%。<sup>②</sup>

## （二）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减少，而且在生活质量上下降，经济和社会状况全面恶化。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体的收入占比从 1980 年的 89.6% 下降至 2023 年的 79.3%，而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占比从 10.4% 上升至 20.7%，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最富有阶层手中。<sup>③</sup> 中产阶级背负教育、房贷和医疗“三座大山”，收入停滞，生活质量下降。<sup>④</sup> 从 2020 年到 2021 年，因新冠疫情而死亡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要比同类国家的比例更高。近年来，除了凶杀和车祸外，过量服药（毒品）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等在 2015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中年非拉美裔白人，自杀、过量服药和酗酒致死尤为普遍，他们称之为“死于绝望”，这与白人中产阶级普遍财富缩水有关。<sup>⑤</sup> 一般而言，高收入意味着更长的寿命，但美国却不然。因此

① 周晓虹、王浩斌、陆远等：《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6 页。

② Shinozaki Takehisa and Takahashi Yoko, “The Shrinking Middle Class in Japan,” *Japan Labor Issues*, Vol. 7, No. 44, 2023, pp. 7-10.

③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美国最富有人群与中产阶级、占人口一半的低收入人群的税前国民收入差距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呈逐年扩大的态势。1980 年，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 10.4%，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则占 20.1%；2023 年，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占比提升至 20.7%，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萎缩至 13.4%。相关数据参见：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https://wid.world/country/usa/>。

④ 《美国“振兴中产”恐成“空中楼阁”》，人民网，2015 年 3 月 23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323/c1002-26732062.html>。

⑤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94-108.

有观点指出，美国未能通过文明的考验。<sup>①</sup> 教育本是个人上升的重要途径，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每年的大学学费是 5 万—6 万美元，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持续下降。在 2000 年左右，美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 5 位；而在 2021 年，其排名已下滑至第 12 位。<sup>②</sup>

欧洲民众面临着变得更穷的经济现实。在通胀和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德国的工资水平从 2019 到 2023 年下降了约 3%，意大利和西班牙下降了 3.5%，希腊下降了 6%。<sup>③</sup> 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中产阶级。在欧洲较富裕的城市布鲁塞尔，一些销售商从超市收集临期食品打折出售，教师和护士排着长队领取半价食品。<sup>④</sup> 日本的中产阶级则出现了“下流化”的趋势，这并非指中产阶级跌入了温饱难以保障的“下层”（尽管这样的人也有），而是指从中产阶级的“上层”或“中层”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日本民众的工资 30 年不涨，导致消费低迷，处在“不加薪也不买东西”的恶性循环中。<sup>⑤</sup>

### （三）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信心减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美国的贫富不均将会日趋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美国梦”核心的机会均等已然受到了威胁。<sup>⑥</sup> 在过去 40 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薪资几乎未变（除去通胀因素），而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增加了 1 倍。<sup>⑦</sup>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银行家得到救助，千百万人却失去了住房、储蓄和工作。对于 30 岁的美

---

① Derek Thompson, “America Fails the Civilization Test,” *Atlantic*, April 21, 2023,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4/america-mortality-rate-guns-health/673799/>.

② Seth Bodnar, “Want to Know Why America is Losing Its Edge? Look Around Campus,”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5/15/college-student-enrollment-decline-economics/>.

③ Tom Fairless, “Europeans are Becoming Poorer. ‘Yes, We’re all Worse Off.’,”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7, 2023, <https://www.wsj.com/articles/europeans-poorer-inflation-economy-255eb629>.

④ Ibid.

⑤ [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 页。

⑥ Armelle Bohineust et Fabrice Nodé-Langlois, “Joseph Stiglitz: ‘L’égalité des Chances, au Cœur du Rêve Américain, Est Menacée,’” *Le Figaro*, le 25 septembre 2019, <https://www.lefigaro.fr/vox/economie/joseph-stiglitz-l-egalite-des-chances-au-coeur-du-reve-americain-est-menacee-20190925>.

⑦ 具体数据参见：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https://wid.world/country/usa/>。

国人而言，收入超过其父母的可能性从两代人以前的 90% 下降到了目前的 50%。爱国主义、宗教和生儿育女是美国人长期坚持的传统价值观，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衰落。在过去 25 年里，认为爱国主义极其重要的美国人的比例从 70% 下降至 38%，认为宗教极其重要的比例从 62% 下降至 39%，认为生儿育女极其重要的比例则从 59% 下降至 30%。专家警告，这可能意味着“帝国的衰落”。<sup>①</sup>

提出中产阶级“下流化”的日本专家三浦展指出，“下流”不仅指收入的低下，也指这些人的人际沟通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都较一般人更为低下，即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导致收入难以提高，单身比例也极高。<sup>②</sup> 简而言之，没有梦想与理想的支撑，中产阶级失去了精气神。欧洲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法国最有代表性。民调机构益普索 2019 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20% 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会越来越好，而持相同看法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42%。70% 的法国人认为未来几年情况会更糟，只有 12% 的人对于未来持乐观态度。<sup>③</sup>

#### （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衰落的对外影响

一方面，保守主义取代自由开放。近年来，美西方的政客都热衷于为中产阶级代言。拜登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被冠以“中产阶级经济学”之称。德国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是：谁能重振德国经济，保障中产阶级的地位。政客以保护主义来回应国内中产阶级的担心和恐惧，而中产阶级对政策的支持又使得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重新回到经济民族主义，以维护美国的经济霸权。拜登政府推动所谓的“经济革命”，实质上继承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推行的保护主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2022 年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虽然这将引发一场全球补贴竞赛，但美国政府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由说服美国人民接受这些法

---

① Teny Sahakian, “Nation’s Declining Values could Signal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mpire,’ Think Tank President Says,” Fox News, April 2, 2023, <https://www.foxnews.com/us/nations-declining-values-signal-end-american-empire-think-tank-president-says>.

② [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第 5 页。

③ Chloe Morin, “Pourquoi la France Est l’un des Pays les Plus Pessimistes du Monde,” *Les Echos*, le 17 juil 2019, <https://www.lesechos.fr/idees-debats/cercle/pourquoi-la-france-est-lun-des-pays-les-plus-pessimistes-du-monde-1038492>.

案。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出版了新书《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改变路线、直面中国、帮助美国工人》（*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 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阐述其几十年来反对自由贸易的论调。他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衰落归咎于中国，而这一谬论越来越成为左翼和右翼美国人的共识。

美国的政策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欧洲保护主义势头不断上升。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菲舍尔（Joseph Martin Fischer）曾撰文指出，美中关系恶化是国际体系面临的巨大危险，在对抗中最大的输家可能是日本和欧洲。在这一局势下，欧洲不仅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模式，还必须应对高昂的能源成本及其与美中之间日益扩大的数字技术差距，增加国防开支应对俄罗斯，等等。欧洲正处于一个日益危险的时期，且面临着特别不利的局面，因此，欧洲必须尽早采取措施。<sup>①</sup> 法国学者扎基·莱迪（Zaki Laïdi）指出，过去欧洲的软实力工具是贸易、法律标准和技术，这些现在都被“武器化”了，即被用来胁迫对手和其他国家。<sup>②</sup> 软实力“武器化”的重要领域是技术，特别是与 5G 相关的技术，欧洲领导人不能忽视这一现实。<sup>③</sup> 实际上，欧洲各国以及欧盟都在出台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政策。发达国家抛弃了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导致贸易占经济的比重从 2008 年 72% 的峰值下降到 2022 年的 31%，这制约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sup>④</sup>

另一方面，排外主义取代包容融合。如果说保护主义针对的是物的自由流动，那么排外主义更直接针对人的跨境流动。近年来，美西方的排外主义倾向上升，主要体现在针对外国移民方面。

来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大量人群拥挤在美墨边境，尽管美国已经筑起了高墙，但这仍然难以阻挡移民和寻求避难者进入美国。共和党人一向警惕

---

① Joschka Fischer, “Will Europe be the World’s Biggest Loser?” Project Syndicate, May 18,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biggest-loser-in-multipolar-world-by-joschka-fischer-2023-05>.

② Zaki Laïdi, “The Hardening of Soft Power,” 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ardening-of-soft-power-by-zaki-laidi-2019-11>.

③ Ibid.

④ Bjorn Lomborg, “Sharing Prosperity from Trade,” Ahram Online, April 16,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495728.aspx>.

移民“入侵”，现在不少民主党人也持类似的立场。白宫已经向纽约、芝加哥等城市划拨高额补助金来应对移民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党的撕裂和斗争使得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欧洲的移民情况也不容乐观。联合国移徙工人委员会成员巴勃罗·塞里亚尼曾提到，自 21 世纪以来，欧洲制定了一系列与人权最基本的原则相抵触的法规。<sup>①</sup> 这种惩罚性政策不只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难民来源国。<sup>②</sup> 英国政府用船舶建造了漂浮监狱，并用 GPS 手环监控新来的难民，这些做法与对待罪犯的措施并无区别。希腊国内建立了 42 个难民营，部分额定 3 500 人的营地中聚集了 2 万人，难民营内妇女被强奸和斗殴致伤的情况时有发生，难民还经常受到右翼团体的袭击。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则将难民关押在囚笼中。

发达国家的舆论强调“移民威胁”，而对移民的贡献只字不提。实际上，移民（无论是合格工人还是低学历工人）对接收国人均 GDP 的影响十分明显。积极的影响包括总体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在不少发达经济体中，移民带来了大量劳动人口，高素质移民群体还对所在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但移民的艰辛和脆弱性常被忽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仍然存在，社会的包容度在民粹主义的泛滥中不断下降。<sup>③</sup>

2023 年，欧盟基本权利署对 13 个欧盟国家的调查显示，种族歧视在过去 5 年内普遍上升，且这一情况在德国最为严重。有非洲血统的被调查者中，76% 的人表示他们因出身、肤色或宗教信仰受到歧视，比 5 年前上升了 24%。此外，这一比例在奥地利（72%）和芬兰（63%）也较高，在瑞典（25%）和波兰（20%）则较低。<sup>④</sup>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 年，

---

① Pablo Ceriani Cernadas, “European Migration Control in the African Territory: The Omiss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Character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Sur-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Vol. 6, No. 10, 2009, pp. 179-180.

② María Martín y Lola Hierro, “La Peor Cara de Europa Con Los Migrantes,” *El País*, September 3, 2023,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23-09-03/la-peor-cara-de-europa-con-los-migrantes.html>.

③ Jonathan Portes, “La Economía de la Migración,” *Contexts*, September 16, 2019, <https://contexts.org/articles/la-economia-de-la-migracion/>.

④ “Being Black in the EU – Experiences of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October 25, 2023, pp. 27-28.

每 12 个德国人中就有 1 人（约占人口的 8%）具有明显的右翼极端主义世界观，而前几年该比例只有 2%或 3%；对国家体制和民主运作有信心的人数占比低于 60%；在 2 000 多名受访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表达了阴谋论（38%）、民粹主义（33%）和“种族主义-专制-反叛”（29%）观念，而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难民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德国的社会制度。<sup>①</sup> 益普索开展的第 11 次“法国分裂”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82%的法国受访者认为“国家已在衰落”，这一数据比 2017 年马克龙当选总统时增长了 13%。此外，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经济衰退“不可逆转”，这一比例之高前所未有；多数受访者认为，只有“威权”才能重振法国，而不能依靠民主制度来实现。<sup>②</sup> 正是由于中产阶级具有这种观点和情绪，才将许多右翼政党及其领袖推上了政坛。例如，一直鼓吹外国人“偷走”了美国人工作机会的特朗普在 2024 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的右翼政党领袖梅洛尼（Giorgia Meloni）已经执政，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也已达到创纪录的 20%。

## 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对外影响

自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全球化的狂飙突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迅速发展。为了降低成本，美欧日的大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工业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催生了中产阶级。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和本国历史的新特点。

### （一）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飞前，其社会结构呈现贫困人口规模巨大中产阶级数量较少、富人极少的金字塔形。自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中

---

① Elena G. Sevillano, “Las Actitudes de Extrema Derecha y Antidemocráticas Se Extienden en Alemania, Según un Estudio,” *El País*, September 21, 2023,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23-09-22/las-actitudes-de-extrema-derecha-y-antidemocraticas-se-extienden-en-alemania-segun-un-estudio.html>.

② Par Ivanne Trippenbach, “«Fractures françaises» : un Pays où Progressent le Déclinisme, la Colère et l'Attrait Pour l'Extrême Droite,” *Le Monde*, Octobre 9, 2023, [https://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23/10/09/fractures-francaises-un-pays-ou-progressent-le-declinisme-la-colere-et-l-attraite-pour-l-extreme-droite\\_6193368\\_823448.html](https://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23/10/09/fractures-francaises-un-pays-ou-progressent-le-declinisme-la-colere-et-l-attraite-pour-l-extreme-droite_6193368_823448.html).



国家进入了现代化的新阶段，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具有标志性意义。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出现了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还涌现了一批富有潜力的地区国家和中小国家，产生了大量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多为工薪阶层，同时也是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或者叫“白领”。

更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从2000年到2011年，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出现史无前例的激增。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把中产阶级定义为日收入在10—20美元的人。<sup>①</sup>按照这一标准，中产阶级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7%上升到2011年的13%，日收入为2—10美元的低收入人口增加了22%，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穷人减少了52%，这一结果十分振奋人心。而且，新增的全球中产阶级逾50%（即3.86亿中的2.03亿人）在中国。<sup>②</sup>中国不仅在减贫和促进中产阶级发展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类似进程，例如，中国从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秘鲁和阿根廷进口大豆、铁矿石、铜、石油等大宗商品。从2001年到2011年，巴西有2400万人跻身中产阶级，占南美洲新兴中产阶级总人数的50%，同期巴西对华贸易额增长超过40倍。<sup>③</sup>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共帮助4000万人脱贫，这些人有的进入了中产阶级，有的已经接近中产阶级的门槛。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赖恩斯（Samuel Rines）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促进贸易，而且能刺激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对全球中产阶级意义重大。<sup>④</sup>

## （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信心增加

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西方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3年，七国集团在

---

<sup>①</sup> Rakesh Kochhar, “Are You in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Find Out with Our Income Calculator,”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1,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1/07/21/are-you-in-the-global-middle-class-find-out-with-our-income-calculator/>.

<sup>②</sup> Samuel Rines, “Is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Really Here to Stay?” *World Politics Review*, April 12, 2016,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is-the-global-middle-class-really-here-to-stay/>.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Ibid.

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已下降至 29%，而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则升至创纪录的 35.7%，超过了七国集团。<sup>①</sup> 在金砖国家中，“火车头”仍然是中国和印度。近几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回归以及投资多元化的影响，一些国家成为国际投资的焦点，如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墨西哥、越南等。

基于上述情况，新兴国家中产阶级的信心大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2022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 月 6 日，益普索在线对 32 个国家 22 508 名 17 岁至 74 岁的成年人进行了幸福感调查，名列前茅的 15 个国家分别为中国（91%）、沙特阿拉伯（86%）、荷兰（85%）、印度（84%）、巴西（83%）、阿联酋（81%）、墨西哥（81%）、哥伦比亚（80%）、澳大利亚（80%）、智利（79%）、葡萄牙（79%）、印度尼西亚（79%）、南非（77%）、美国（76%）和法国（74%），其中，哥伦比亚、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排名比以往提升较多，而英国、波兰、加拿大、比利时、德国等却在下降。<sup>②</sup>

新兴国家中产阶级不仅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比较满意，而且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更加自信。2023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17 日，《环球时报》舆情中心通过在线问卷方式，使用 22 个语种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地区的 21 个国家 17 岁至 70 岁的普通公民进行关于亚洲问题的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2.2 万份。平均数据显示，超九成受访者对身处亚洲文明感到自豪，其中 42% 的受访者感到“非常自豪”，35.9% 的受访者感到“比较自豪”，12.2% 的受访者感到“有一点自豪”。接受调查的东南亚 8 国受访者自豪感较高。日本受访者的自豪感最低，表示“非常自豪”和“比较自豪”的受访者合计不足三分之一，而感到“不太自豪”与“完全不自豪”的则合计超过两成。<sup>③</sup> 这当然与日本长期“脱亚入欧”、将自己视为西方国家有关。

### （三）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在短时期内突飞猛进，造成了中产阶级的

---

① 《金砖国家 GDP 全球占比创纪录，G7 降至新低》，中国能源网，2024 年 7 月 4 日，[https://www.cnenergynews.cn/news/2024/07/04/detail\\_20240704167035.html](https://www.cnenergynews.cn/news/2024/07/04/detail_20240704167035.html)。

② *Global Happiness 2023*, Ipsos, March 2023, <https://www.ipsos.com/sites/default/files/ct/news/documents/2023-03/Ipsos%20Global%20Happiness%202023%20Report-WEB.pdf>。

③ 陈子师：《“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调查：3/4 受访者期待亚洲未来更团结》，环球网，2023 年 6 月 12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GvQWkEKr>。

多样性与复杂性。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也存在民族、种族和文化差异，但长达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逐渐使其差异性减少，各国政府有充分的财力实行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法治的改善基本保证了机会的平等。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刚刚起飞，前期遗留的民族差异、地区差异和文化差异仍然突出，福利制度尚未普及，民主与法治仍处于建设中，中产阶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便成为突出的特点。例如，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之后，黑人中产阶级（16岁以上年收入1万—1.8万美元的人）数量从数千人激增到2007年的930万人。在南非白人中，存在着荷兰裔布尔人和英裔白人，前者的中产阶级有农场主和国有企业职工，政治态度相对保守；后者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工商业中的企业家，思想比较开放。<sup>①</sup> 种族内的差别以及种族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南非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复杂性。

俄罗斯从苏联转型而来，具有许多独特性。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收入看似比较微薄，但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至2倍，且因中产阶级在私有化进程中得到了房屋、花园等，他们拥有许多不动产。<sup>②</sup>

印度也有自己的特色。1991年，时任总理拉奥开启经济改革，促进了印度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1994年，印度国家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展题为“消费者阶级”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印度中产阶级有3.85亿人。这些中产阶级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极其迫切，也逐渐挣脱了甘地主义在社会层面的束缚，追求致富不再有罪恶感。<sup>③</sup> 但是，由于民族和宗教纷争是印度社会的突出特点，低种姓的中产阶级成员在工作场所和私人关系中常受到高种姓成员的侮辱。

巴西的现代化进程曲折漫长，中产阶级在波动中逐渐成长。2004年巴西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14.1%。巴西的穷人从2001年的6090万人减少至2005年的5390万人，其中赤贫人口从2750万人降至200万人。<sup>④</sup> 中产阶

---

① 李放、卜凡鹏主编：《南非：“黄金之国”的崛起》，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5、100页。

②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③ 同上，第254—256页。

④ 孙兴杰：《巴西：翩翩起舞的桑巴》，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级的比重从 2004 年的 42% 升至 2010 年的 52%。<sup>①</sup>

#### （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具有脆弱性

天灾人祸往往会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中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有些人重新沦为贫困者。21 世纪初阿根廷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南美洲，导致巴西货币雷亚尔狂跌，债务达到 GDP 的 60%，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而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波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韩国等。“金融大鳄”索罗斯及其他投机者趁机炒作，使得不少国家货币贬值，中产阶级遭到灾难性打击。例如，1998 年印尼 GDP 出现了 13.7% 的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 1997 年的 1 055 美元降至 1998 年的 460 美元，贫困人口翻了两番，失业率超过 20%。<sup>②</sup> 贫困人口的增加实质上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滑落。又如，2023 年阿根廷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累计通胀率高达 211.4%；极右翼自由主义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当选总统后，实施的“休克疗法”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许多阿根廷人认为本国已经没有中产阶级了，足见局势的严重性与中产阶级的失望。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调整与变革尚未成型、稳定，刚刚形成的中产阶级具有相当的脆弱性。例如，尽管巴西的减贫成效明显，但其仍是世界上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东北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贫困率与赤贫率最高。巴西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影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2009 年，巴西 15 岁到 17 岁的青少年净入学率仅为 50.9%，较 85.2% 的毛入学率低了 34.3%，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学生未完成中学教育。<sup>③</sup> 据联合国统计，在过去 15 年里，印度使 4.15 亿人口摆脱了贫困，<sup>④</sup> 但其仍然是世界上官方统计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贫困人口约为 2.29 亿。此外，印度国内不平等现象严重，乐施会 2023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

① 周志伟：《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218 页。

② 吴崇伯等：《举足轻重的东南亚大国——认识印度尼西亚》，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8 页。

③ 周志伟：《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第 222 页。

④ “25 Countries Halve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ithin 15 Years, but 1.1 Billion Remain Poor,”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July 11, 2023, <https://www.undp.org/press-releases/25-countries-halved-multidimensional-poverty-within-15-years-11-billion-remain-poor>.

2020年印度底层5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国家总财富的3%。<sup>①</sup>事实上，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密不可分，但由于工业化越来越依靠技术和资本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因此中产阶级的继续发展将变得更加艰难。

#### （五）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成长的对外影响

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成长的对外影响巨大，具有划时代意义，产生了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不同的外溢效应。

第一，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开创了中产阶级占人类主体的新阶段。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被称为“黄金十亿”，是全球数十亿人口中的少数“天之骄子”。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快速增长。著名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32亿人（占世界人口42%）现已跻身于全球中产阶级，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发达国家。全球中产阶级每年增加1.6亿人，世界将进入中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时代。同时，中产阶级的增长在不同地区也有所差异。哈拉斯在2017年预测，之后的几年世界上会新增10亿中产阶级，其中88%在亚洲。<sup>②</sup>这应当归功于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与进步。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中，人们一直渴望免于匮乏、免于贫困的生活，随着各国大力实行减贫措施，如果能够基本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的目标，世界上大多数人将不仅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能过上相对富裕、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奇迹。中国在2021年提前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让8亿人口脱贫，相关减贫综合措施引起各国关注。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中国式现代化对卢旺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帮助卢旺达修桥铺路，卢旺达政府则建设了许多经济适用房，改善了环境，使其有了“非洲小瑞士”之称。

---

<sup>①</sup> Apoorva Mahendru et al., *Survival of the Richest: The India Story*, Oxfam India, January 2023, p. 7, [https://d1ns4ht6ytuzzo.cloudfront.net/oxfamdata/oxfamdatapublic/2023-01/India%20Supplement%202023\\_digital.pdf?kz3wav0jbhJdvkK.fK1rj1k1\\_5ap9FhQ](https://d1ns4ht6ytuzzo.cloudfront.net/oxfamdata/oxfamdatapublic/2023-01/India%20Supplement%202023_digital.pdf?kz3wav0jbhJdvkK.fK1rj1k1_5ap9FhQ).

<sup>②</sup> Homi Kharas, *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An Update*,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2/global\\_20170228\\_global-middle-class.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2/global_20170228_global-middle-class.pdf).

第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强劲动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世界经济自 1950 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实现增长，仅有的例外是 2009 年和 2020 年，前者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后者则是受到遍及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尽管如此，增长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这既与各国采取的经济战略和政策有关，也与中产阶级的增长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经济增长催生了更多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需要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供给，这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消费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中产阶级正是这方面的中流砥柱。过去，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是全球消费唯一的中坚力量，现在这些国家却出现了消费疲软甚至危机。例如，整个欧元区正在经历一场数十年来不遇的需求危机，年轻人没有钱，老年人不消费。1995 年，西班牙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 63.8%，但在近 30 年后，这一比例已下降至 56.5%，成为欧盟国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国家之一。<sup>①</sup> 与此相反，新兴国家在经济领域扮演主角的时代正在到来。印度的 GDP 预计将在 2026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2021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南南出口”达到 6.2 万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3.5 倍，同期新兴国家面向发达国家出口仅为 4.5 万亿美元。<sup>②</sup> 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 20 余年内，就出现了两个全球无增长年（即 2009 年和 2020 年），然而，世界经济并未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消费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不仅支撑了本国经济，而且通过迅速发展的电商促进了他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促进了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表达。墨西哥学者尼迪娅·埃格雷米（Nydia Egremy）将 2023 年称作针对殖民主义的“反叛之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众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殖民主义在领土、

---

<sup>①</sup> Carlos Sánchez, “Crisis Del Consumo: Los Jóvenes No Tienen un Duro y Los Viejos No Gastan,” *El Confidencial*, 7 febrero 2024, [https://www.elconfidencial.com/economia/2024-02-07/crisis-consumo-jovenes\\_3825424/](https://www.elconfidencial.com/economia/2024-02-07/crisis-consumo-jovenes_3825424/).

<sup>②</sup> Toshihiro Sato, “Global South on the Rise but Likely to Make World Order Unpredictable,” *Nikkei News*, January 22, 2024,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Global-South-on-the-rise-but-likely-to-make-world-order-unpredictable>.

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sup>①</sup> 西方专家也意识到这一重大变化，纷纷发表评论。弗兰克·加德纳（Frank Gardner）认为，“美国、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遭受了挫折，表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不利于美国所主导的西方价值观。在许多方面，风向都与西方利益背道而驰。”<sup>②</sup> 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中产阶级和广大普通民众的民族自信大大增强，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肯定本民族的发展道路、独特优势和文化特点，出现了西方称之为“民族主义”高涨的潮流。

在国家名称与尊严方面，去殖民化的正名运动在许多国家进行。印度将孟买的英文名称从“Bombay”改为“Mumbai”，将马德拉斯（Madras）更名为金奈（Chennai），将安拉阿巴德（Allahabad）更名为普拉亚格拉杰（Prayagraj）。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曾想把国名“菲律宾”改为“马哈利卡共和国”。非洲联盟一直推动西方国家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向非洲道歉，并在近年推动新一波的去殖民化运动。

在电影文化产业方面，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出现了显著提升。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很多好莱坞大片反映了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它们受到渴望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但现在，这种情况已出现变化。2023年，中国年度电影票房前十的影片全是国产电影，即使像《芭比》和《奥本海默》这样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功的影片也未能进入中国电影票房的前十位。中国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表示，更喜欢观看反映自身文化和国家经历的故事。此外，一些中国主创的影视作品已被美、日、韩等国外公司购买版权以进行翻拍。

在音乐和视频流媒体方面，拉丁美洲对西班牙语流媒体作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根据国际唱片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拉丁美洲录制音乐的市场销量5年内增长了近2倍，实现连续14年增长。<sup>③</sup> 从2018年开始，墨西哥城已成

---

① Nydia Egremy, “2023: Año de Rebeldía Anticolonial,” *Buzos de la Noticia*, 24 diciembre 2023, <https://buzos.com.mx/noticia/2023-ano-de-rebeldia-anticolonial>.

② Krishnan Srinivasan,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Leadership,” *Hindu*, February 10, 2024,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the-decline-of-americas-leadership/article67830137.ece>.

③ “IFPI Global Music Report: Global Recorded Music Revenues Grew 10.2% in 202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March 1, 2024, <https://www.ifpi.org/ifpi-global-music-report-global-recorded-music-revenues-grew-10-2-in-2023/>.

为“全球流媒体之都”，是全世界流媒体用户最多的城市。此外，拉丁美洲还是奈飞公司（Netflix）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2021—2022 年，其收入增长了 14%。西班牙电影《隔窗恋爱：漂洋过海》在 75 国奈飞排名中跻身前十位，不仅在拉美 14 个国家中高居榜首，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名列第一。拉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超过了其经济表现。<sup>①</sup>

在价值观方面，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对本国文化与价值观的认同推动了其国际传播。当 20 世纪 90 年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将联手应对西方文明时，伊朗提出了“文明对话”，并且与西班牙等国合作举办了长期的文明对话国际论坛，消除了人们对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的误解。中国于 2005 年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把中国的“和为贵”“和合”“协合万邦”的价值观进行了提炼，并且推广到世界。此后，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 2022 年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推广“亚洲价值观”。以上理念虽然是各国政府和领导人提出的，但它们的国际影响力却源自各国人民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认同。

第四，稳定与动荡双重作用的溢出。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迅速推进、中产阶级人数剧增的时期，不少地区因此出现了冲突减少、地区和平稳定的态势。例如，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尽管存在着一些边界和海洋争端，但这些地区始终保持着经济的繁荣和总体稳定。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也处于和平稳定状态，一些问题也通过和平途径得以解决。当然，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情况各异，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 GDP 在 2014 年达到 1 936 美元这一峰值后于 2023 年降至 1 700 美元，同期全球人均 GDP 增长了近 15%。因此，新兴的中产阶级仍很脆弱。正如非洲著名经济学家、津巴布韦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部长穆苏利·恩库贝（Mthuli Ncube）所说，非洲中产阶级地位不是单向的，而是“旋转门”，会出现返贫。从内因来看，该地区的人口以每年 2.5% 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率至少

---

<sup>①</sup> Stéphane Loignon, “Quand la Culture Latino Fait Vibrer la Planète,” *Les Echos*, 13 juil 2023, <https://www.lesechos.fr/idees-debats/editos-analyses/quand-la-culture-latino-fait-vibrer-la-planete-1961733>.



要超过 5%才能产生实质性效果，这在目前仍有相当大的难度。在过去 10 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平均每年发行近 100 亿美元的国际债券，为经济发展注入必需的资金，但也使公共债务水平提高了 2 倍多，而该地区获得的外部援助的数量却在减少。<sup>①</sup>

在不同国家，中产阶级的不满也会掀起巨大波澜。2019 年，智利的地铁票涨价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黎巴嫩对 WhatsApp 等应用程序用户征收通讯税也引发了很大争议，两周后总理哈里里辞职；厄瓜多尔燃油涨价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参加这些运动的群体主要是穷人和中产阶级，前者期待资源的重新分配，后者对自己一直参与其中的进程感到失望。

### 三、全球中产阶级对外影响的趋势

人类进入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才刚刚开始，全面评估其影响十分困难。根据目前相对短暂的历史实践，大致可作出以下预测。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新的交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交集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最初，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去发展中国家开办企业、开发矿产、旅游观光等都需要当地人的配合。于是，当地人中产生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如买办、翻译、中介、分销商等。此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来到发达国家，大量的年轻人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发达国家，学成之后一些人留下来并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了美国等移民国家，欧洲为了补充劳动力也引进移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从单向迁移变为双向迁移，交集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大大扩展和深化。

现在，这一进程进入第三阶段，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从双向交集转向多向交集，而且他们各自的心态及看待对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往往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出国旅游；现在，他们在第三国旅

---

<sup>①</sup> Javier Blas, "What Happened to Africa Rising? It's Been Another Lost Decade," Bloomberg, September 12,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features/2023-09-12/africa-lost-decade-economic-pain-underlies-sub-saharan-coups>.

游也会遇到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游客。在全球著名的体育赛事、音乐会、演艺舞台上，欧美观众惊奇地发现，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观众专程前来欣赏，且与他们相邻而坐。此外，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同时在第三国投资、经商和从事各种活动，而且西方不少国家也尽力吸引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游客，以期带动其经济的发展。一些西方国家期待新兴国家的投资、并购能够为其经济注入活力。以上变化原本可以促进各国中产阶级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和理解，使双方以更加平等的心态看待对方。然而，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和支持，经常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把国内治理不善的祸水外引，指责发展中国家，人为制造民族和种族偏见、仇恨。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十分明确，即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丰富的廉价原材料和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西方从分工中获得巨大收益。但现在，新兴国家的高质量工业产品开始在全球与西方产品展开竞争。例如，汽车工业一直是德国制造业的骄傲，而今，中国的比亚迪和奇瑞等已在电动汽车、某些专用机械和电器领域超过了德国。德国采取了启动反补贴调查、提高进口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但这对第三国市场不起作用。许多德国大公司通过增加在华投资来保护其在中国的业务，此举无疑会减少德国的就业岗位。美国盖洛普 2023 年 3 月的调查显示，只有 15% 的选民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 2018 年下降 38 个百分点，为 1979 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产生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会成为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对手，可能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显著影响。<sup>①</sup>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仍主要在各自国内工作和生活，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感觉到了新兴国家中产阶级带来的压力，也非常清楚如果西方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不解决，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赶超他们或在工作上“取代”他们。这种情况早在数十年前已经发生，但那是西方主动淘汰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而且，从国外进口让西方中产阶级享受了物美价廉的产品，提高了生活质量。目前，新

---

<sup>①</sup> Robert Tait, “China on the Agenda: 2024 Candidates Fret Over How to Deal with Beijing,” *Guardian*, September 5,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sep/05/china-beijing-biden-us-foreign-policy>.

兴国家正在加速追赶，它们在某些新兴产业可能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这使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感受到焦虑和“威胁”，出现了被追赶和超越的紧迫感。

第二，民族主义将是中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既能推动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也会造成恶性竞争、冲突甚至战争。尽管民族和爱国情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现代的“民族”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意义相同，往往包含多个民族而非单一民族。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重新评估和改造，以此应对新的挑战。这正是民族主义复兴的原因。一般而言，受益的中产阶级对其工作和生活现状比较满意，充满爱国主义情感，并且在国际上为本民族和本国感到自信和自豪。未来，中产阶级作为国内社会稳定器和国际交流促进者的趋势仍会保持。

由于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西方国家走向相对衰落，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面临百年巨变。各国的中产阶级以民族主义应对变局时也会出现新的特点，即政治上的安全至上、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文化上的自我肯定。如前所述，美西方国家把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视为“威胁”，仍试图维持其主导地位。目前，这集中表现为牵制中国的战略和政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安全忧虑更加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除了内部因素外，也与外资、外贸、外援和外债有关。

当一国对于安全的担忧扩展到经济领域时，保护主义政策便大行其道。美国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近年来其制定的经济法规不仅限制中国等新兴国家，而且也针对盟友。美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得到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支持。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但开放政策与保护主义始终存在着张力，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状态。例如，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都出台了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

民族主义的兴盛将促进各民族对自我文化的肯定，通过文化肯定促进民族认同。面对百年巨变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人们需要通过增强认同来应对。认同不仅要确定自己的身份，而且要明确个人归属的群体以及自己所处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很早就开始担忧自己国家在

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的动摇，意识到要增强民族认同来应对危局。西方各国在制定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强化了对其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宣传。新兴国家在崛起中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这些国家的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例如，2023 年印度的 GDP 在全球排第五位，这使“让印度闪闪发光”的口号深入人心。

可以预测的是，民族主义的彰显主要是为了促进认同，而认同比价值观问题更为广泛和复杂。英国人与法国人、德国人在价值观上差异不大，但英国人不认同欧盟，最终脱欧。各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不仅存在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而且存在更大范围的地地区认同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的问题。在认同出现混乱时，一些中产阶级成员会误入歧途，成为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俘虏，有的甚至可能成为上述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三，全球中产阶级在世界发展愿景上的分歧扩大。美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要求各国政府与人民维护该秩序。任何对此持有异议的国家，都被视为“异类”。美西方国家的观点日益暴露其两面性和虚伪性。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匹兹堡大学教授迈克尔·布伦纳（Michael Brenner）对此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自由国际秩序”首先服务于西方的利益，但全球的实力分布在变化，中国等新的权力中心已经产生。对此，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适应新形势，为新来者提供更大的参与空间。美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它否认实力变化，利用一切手段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阻止任何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所谓理想和价值观只不过是打击他人的“棍棒”。欧洲人习惯了顺从，进而跟随美国走上了危险之路。这虽然指的是领导者和政府的决策，但布伦纳也悲观地指出，他没有看到精英或公众能接受正确的选择。<sup>①</sup>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民心决定政策。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总体上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即使不研究国际政治，他们也会本能地认为现有秩序对西方国家有利。因此，众多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好感度很低。尽管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社会撕裂，但他们在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

---

<sup>①</sup> Adriel Kasonta, “This is the Way the West Ends,” *Asia Times*, March 29, 2024, <https://asiatimes.com/2024/03/this-is-the-way-the-west-ends/>.

秩序上却相当一致。

扩容后的金砖国家在各方面极其多样化，部分国家间也存在内部争议，但它们较一致地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基本想法。首先，美西方国家不再是统治全球秩序的主体。其次，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更民主，增加南方国家的代表，着力提高效力和效率。再次，打破美元的霸权地位，增加本币结算。最后，用“民主”或“专制”来定义和划分国家是无益的，这些国家都会根据本国利益参与多个组织或联盟。

金砖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其国内中产阶级的支持。全球南方的人民渴望改变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期待国家兴盛和民族复兴，由此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提升自己的尊严和荣耀。然而，广大的中产阶级尚未对世界发展愿景进行广泛的讨论，也未达成基本的共识。例如，在如何对待美西方国家的问题上，中产阶级中既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思想，也有热情追随西方国家的潮流。又如，在如何看待本国民族复兴的问题上，中产阶级中既有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主张，也有“一雪前耻”的复仇心态。再如，在如何看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中产阶级中既有同气相求的兄弟情谊，也有争夺利益的竞争心态。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观点，各国的国民心态也各有特色。

认识的差距和分歧是否一定会导致矛盾、斗争和冲突的悲观前景？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只要各国人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行动，就能够争取更加光明、乐观的人类发展前景。

## 结 论

当前，百年巨变向纵深发展，尽管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全球南方的兴起是必然趋势。国际力量的对比已出现了有利于全球南方的趋势，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局面已经动摇。国际体系的转型并非只取决于各国政府与领导人的意愿，而是有着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化即为深层动力之一。西方不会甘心失去主导权，正在竭尽全力阻挡新兴国家前进的步伐。

作为全球南方的领头羊，中国被美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

为了应对新变化，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全面升级。仅就适应全球中产阶级变化的新现象而言，中国外交应当以新思路利用新机遇，回应新挑战。首先，更加关注国际社会的变化，认识人口、中产阶级、移民和人才等因素的重要性，以便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走势的深层原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的方向已从过去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等议题转向社会、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只要将理论成果与外交实践相结合，中国就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其次，在中国外交体系中，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地位愈益上升。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在西方某些势力遏阻中国时更具独特意义。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应转向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即针对不同国家中产阶级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不同方式，广交朋友，争取人心。再次，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快速增长，其文化水平、专业素质和国际意识也有长足进步，成为支持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力军。中国政府应当以和平发展、为世界作贡献的思想教育人民，使他们既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又心怀国际主义精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战胜国内外狭隘民族主义，引领健康友好合作的国际思潮。最后，全球中产阶级仍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无论在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都可能出现负面影响，进而溢出到地区甚至全球。中国对此必须有充分的预警和准备，以减少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以及对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破坏。

[责任编辑：石晨霞]